

■时光刻度

长在石缝里的木槿

□魏咏柏（土家族）

这是个土家族寨子。
寨尾有堵青石老墙，年月久了，梅雨啃出道道深痕，石缝里塞满了黄土尘。不知哪年哪月，一株木槿就扎进了这石缝。那根，活脱脱像老农暴起的手筋，虬曲着，死命往石头罅隙里钻，直往墙基深处阴湿的凉气里拱。
花开了，是寻常的紫，可浸透了湘地那浓得化不开的水汽，就显出一种沉甸甸的釉色。天蒙蒙亮，或是日头快落山那会儿，远远瞅着，那花浮在青石面上，像一摊旧年留下、干涸了的暗红印子。它不声不响杵在磨得油亮的麻石台阶边，屋檐下挂着风干的紫苏，门角落里堆着黄泥火钵，它就那么默默陪着生长，成了寨子最沉默的见证者。

五更天，暑气还没醒透，东边山坳刚透出点蟹壳青，木槿的花苞就憋不住了。裹得死紧的花衣，在蒙蒙亮里一个劲儿地抖，活像戏面具要揭开但还没揭开的那当口。忽然，“噗”的一声闷响，花瓣挣开了，迎着澧水飘来的晨雾，把那层薄绢似的紫，大大方方地抖搂开。露水珠子凝在花瓣边沿，越聚越沉，坠着，里头晃悠悠映出吊脚楼那翘起的檐角——像是天地在这篱笆根下，偷偷摸摸交换的信物。可花刚开到最舒展、最恣意的时候，那败相也跟着露了头。你细看，花瓣极力打开的边沿，已经悄悄沁出了一圈萎黄，蔫蔫的，像老戏台上名角儿最后那声拔地而起的高腔，穿云裂石之后，尾音里总带着点气力耗尽的哆嗦。
日头毒辣辣地爬上晒谷坪，活像有人抓了把洞溪的“七姊妹”辣椒粉，扬手就撒了下来。园子里的凤仙花早耷拉了脑袋，月季的叶子也卷了边，焦了似的。木槿呢，还硬挺着。它那柔韧的枝条，顶着湘地特有的、又潮又猛的山风，一俯一仰，韧劲十足。

常能看见些被野蜂蛀空了心的花，或是让哪个顽皮崽子掐去半拉子的残蕊，更有甚者，昨夜遭了雷劈，就剩孤零零一片花瓣挂在枝头。可就算这样，木槿的残躯也照样举着，接天光，承雨露，硬是不肯低头。看着它，不知怎的，就想起沈

从文先生笔下的那些湘西女子，“在生活碾压下依然微笑”。凋零，在这儿，真不是唱完了的绝响，倒像是沉进黄土地深处，去叩一扇静待重生的、古老的生命之门。

酉时三刻，落日把西天熔成了一片晃眼的金黄。澧水上的渔舟，吆喝着收起了湿漉漉的鸬鹚。木槿花的紫，也一点点沉进漫上来的暮霭里，褪了色。花瓣不再紧绷着，懒懒地卷起了边儿，变成了温吞吞的灰紫色，整朵花低垂着头，像雄蚕过后，被随手卸下、丢在一旁的神面，悄无声息就飘落了。有一回，雷雨刚歇，满地湿亮。我看见一朵迟暮的花被一小洼积水托着，在青石板坑坑洼洼的浅窝里慢悠悠地打着转，最后静静泊在了老根旁边。那凋萎的花瓣，紧贴着根茎上湿漉漉的苔藓，像个走了千里万里、终于摸到家门的游子，把最后那点温乎气儿和力气，一股脑儿都还给了那幽深的、生它养它的老地方——凋亡，在这片湘楚大地上，就是生命对那扇古老的门，一次心贴心的回返。

目光顺着那垂落的花梗往下溜。越过茎上毛茸茸的青苔，一直探到深深嵌进石缝里的根。黝黑，破裂，裹满了洗不净的黄泥巴，跟枝头那水灵娇嫩的花一比，简直是两个地界的东西。可奇怪的是，就在那凋萎的花瓣旁边，好几枚青玉似的小小花苞，正死死抱着枝条，尖梢上沁出一点辰砂般的红，扎眼得很。那扇古老生命之门的真章，一下子就戳破了——深埋的根、一声不吭的茎、死死抱紧的嫩苞，这才是“谷神不死”活生生的样子，是这片土地喘着气、活蹦乱跳的模样。

落花，哪是没了？它的筋骨血肉沉进那幽门里，被大地那只看不见的手，悄悄揉碎了，酿成了喂给新蕾的奶水。生和死，就在这青石墙根底下，你递给我，我传给你，完成了一场静默的交接。柔弱的花瓣缩回去，里头却攒足了翻身的劲儿。

木槿柔韧的枝条，在闷得人透不过气的南风里弯了又弯，可它就是不肯断。这大概就是柔弱胜了刚强吧？它不跟日头争长短，大大方方认了这朝开暮落的命，可偏偏又能一茬接一茬，日复

身安鹿城

□李光彪

鹿城，乃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。相传此地曾多有野兽出没，瘟疫肆虐，百姓不能安居乐业。后来，有位新上任的县官带着随从视察环境，想要选择一块风水宝地建城，忽然从树林里跑出了一只口含灵芝的白鹿，县官和随从们就去追白鹿，从西追到北，从北追到东，又从东追到南，白鹿的足迹印到哪里，城墙就围到哪里，是为鹿城。

20世纪80年代末，我在楚雄读书。鹿城不大，沿着龙川江岸而过的滇缅公路320国道，就是鹿城的边际线。五六层高的工人文化宫、邮电大楼是鹿城的天际线。这里的街道也屈指可数，鹿城南路、中大街、怀象街、米市街等就是鹿城的筋骨和脉络。到了周末，我们几个同学，就像一群野鹿，骑着单车东奔西窜，几条街、几道巷、几条路，半天工夫，就跑遍了鹿城的旮旮旯旯。
那时候，鹿城尽管小，但与我家乡鸡肠子一样宽的小街相比，已是我心目中的大城市了。毕

业那年，我做梦都想留在鹿城。可是，事与愿违，梦寐以求的憧憬只能与行李一起打包，落脚乡下。其实，鹿城离我当时所在的地方，也只不过100多公里路。只是由于交通不方便，我每年也去不了几次楚雄。

2010年，也就是我离开鹿城的20年后，步入中年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可以回到读书的这座城市上班。我宛若一只离开栖息地多年的梅花鹿，喜出望外，匆匆打理行装，投入了鹿城的怀抱。此时的鹿城长藤结瓜，生出无数房屋。以龙川江为界，一边是老城区，一边是开发区。新城、老城，南北对视，都在赛跑，发展的脚步“鹿”不停蹄。南边，向富民镇楚雄职教园区扩张；北边，向东瓜镇楚雄医专延伸。马路纵横交织，建筑星罗棋布。

这些年生活在楚雄，周末常有人互相邀约一起去爬西山。站在西山顶，仿佛是踏上了鹿城的肩膀，走入了一道天然的画廊，更像登上了鹿城

民族文艺



一日地开着，从端午龙舟下水，一直绵延到寒露时节打谷子。你说它不朽？它不过是把那些玄之又玄的天道，用最土最笨的法子，用最平常的枝叶花朵，一天天、一年年，刻写在这村寨的断壁残垣上。这顺天应时的活法，让柔弱得了天地呼吸的滋养，反倒生出一股绵长的韧劲儿，在枯了荣、荣了枯的轮回里，咂摸出那股子古老又蛮横的生意志。

暮色染了，像砚台里化开的一汪松烟墨，越来越沉。最后一朵木槿，终于也垂落下来，搭在爬满虎耳草的湿漉漉的墙根。青石板路上，零落的花瓣静静躺着，像泊了岸、再不起锚的小船。眯起眼，凑近了看，在枝条交错的黑黢黢的暗影里，几点青涩的蓓蕾，在越来越深的夜色中，紧紧挤成一疙瘩，像禅师含在嗓子眼儿里、滚烫滚烫还没吐出来的古老咒言。

木槿它不说话。开也好，谢也罢，都带着傀儡那股子沉沉的静气。它拿晨昏当鼓点，拿地下的根脉当招魂的长幡，就在这片湿气沼沼的乡土上，低低地、固执地，哼唱着一支关于生命的老调子——凋零，不过是向着生它的老窝，一次扎猛子似的泅渡；那骨头里的柔韧，鼓荡着三湘四水千年不断的闷响。那扇古老的生命之门，开开合合之间，万物生灭的大戏，就藏在这石缝里枯了又荣的转换中，像澧水底下那些没人知道的暗流，闷声不响，却自有它的力道。

根，还在。
根扎着，日子就断不了线。
寨子里这株木槿，一年年，用那朝开暮落的花，嚼着土地里最硬最深的道理。

■行与思

今天，我们的巡护路线是泾河塄一带。
护林员老陈带我们绕到了石碣子梁阳面的一条小路上。石碣子梁大致西北至东南走向，往东南渐渐走低。这一带山脉被当地人统称为关山。关山，旧称小陇山，为六盘山支脉，是甘肃庄浪县境内的主山脉，因山上有大震关，山下有安戎关，故得名关山。甘肃庄浪县与宁夏泾源县以关山山脊为界，我们差不多脚踩两省。

山上放眼望去都是庄浪县近些年营造的落叶松人工林，树龄差不多都已逾20年，我们一直走在山洼陡峭的落叶松林下。直至行至山脊，山势渐缓，树木变得越来越稀疏。到一处豁峁里，老陈指着前面背阴处结着冰的平缓洼地说，这儿叫淀水池，这山上的马，常常跑这里来喝水。我走过去，发现是一片小沼泽地，冰层下面，渗出一汪汪的水。我很惊奇在山顶居然还有水源。这可真算是山有多高，水就有多高。

老陈又一指山的阳面，说这一带叫莲花台。我往山下望去，看到的是一阶阶长满了落叶松的台地。这里并没有比别处好看，怎么就得了这么好听的一个名字？老陈说，这里的山势起起落落，远看就像一朵莲花，所以才得了此名。庄浪一带佛教文化底蕴深厚，佛教又有“莲花藏世界”之意，这一带关山是泾河、渭河众多支流的发源地，又擎托天池朝那湫，水源丰沛且极为洁净，泽养一朵人们心灵世界里的盈盈莲花，当也担得起吧。

我们绕到了山的东麓，这里大部分是荒山，山头上稀疏的落叶松长势极为可怜，个头比我高不了多少，几乎没有侧枝，细瘦的树都保持着被风吹歪的姿势，好像风一直不停地吹，吹得它们都懒得把头正过来了。老陈说，别看这么小的树，都长过20年了。看来，不仅人要在人群中生活，就连树也得乘着群落长，在这高山之上，这些稀稀落落的扛不住风的可怜的落叶松，都长成“老疙瘩”了。

我们沿着山洼，往东倾斜向下。山峦逶迤，天地苍茫，身处旷野之中，我们显得那样渺小，我的内心不禁生出一种苍凉孤寂之感。我不知道老陈平日只身走在这山上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？他的心里装着那么多或暗淡或灿烂的日子，那么多虚虚实实的故事，每晚我们围炉相谈，说到开心处，他乐观知足的样子总是让我深受感染。在石碣子梁，人被投放在一种广袤、无垠而又巨大的孤独之中，要对抗这种孤独，就得努力给心披一层厚厚的铠甲。老陈在这山上已度过了8年的时光，8年里，他快把自己变成了一块沉默的石头。为了陪伴老陈，嫂子锁了家里的门，也上了山。

到达强风湾时，风一点都没有懈怠，我眯着眼睛，仔细审视周围的地形，想弄明白它何以会成为强风湾。这里是一处大缓坡，而这一带又完全是高山草原地貌，植被相对较少，相对应的北面山梁上也刚好有一道弧形山弯，好像专门给风留出的通道，于是，西北风在那里汇聚，从那里长驱直入，横扫强风湾，随后，往山下一路狂奔而去。

去年四月，我曾跟随野生动物监测小组到这一带装置过红外线相机，如今却怎么也找不到相机布设点位。我一直往东南方向的山岭上寻觅，老陈却一指东北方向的一片林带说，相机装在那里。我有些疑惑，印象中不曾走过那里。老陈却指着林中的一片草地，让我细细辨认那里的环境，我才渐渐认了出来。唉，到这山上，我变成了十足的路痴，不仅找不到走过的路，还要靠指南针，才能找得到方向。

至此，我们已能清楚地看到马尾巴梁那一片醒目的白亮亮的冰滩。又穿越了一片林地后，山坡上一座小小的房屋赫然出现在眼前。老陈说，这就是当地老百姓祭祀的龙王庙。龙王庙红砖砌墙青瓦覆顶，周围插着龙幡，用木桩围成了一个极小的篱笆院落。门上挂着淡紫色的印花门帘，帘头还垂着流苏，被风撩动出了说不出的清寂。

龙王庙离泾河源头差不多就一步之遥了。去年跟随森林资源综合监测小组进入泾河塄之前，我以为到了泾河的源头。进入泾河塄后，仰头依然是望不尽的山林，我以为，这山林依然有着广阔的疆域。如今站在山上看，才知道泾河塄其实就在六盘山自然保护区林地的最边缘处，基本上就坐落在甘宁边界线上。

顺着山坡往下穿过一片稀疏的落叶松林，到了一片平缓的草滩，草滩基本上为冻土沼泽地貌，地表覆着厚厚一层泥炭藓，低凹处都结了厚厚的冰。除了泥炭藓和柳树，再无其他植物。靠东边的一大片沼泽应该是主源头，长着一丛丛柳树，皆是老干残枝，顶端均没有树冠，有些已经朽折倾倒，完全干枯，一派历尽劫难、岁月沧桑的样子。老陈说，这里的柳树长得快，但长过几年就开始枯死。可一到春天，根部又会发出新枝来。整个源头滩地看上去如一片终古之地，苍凉，荒寂，却分明又在颓败中孕育着催发一切的生命力。

站在这里许久，我无法找出合适的语言来

泾河之源

□白莹（回族）

表达自己的感受，更不知该如何向这片古老的源头之地表达我的敬意。带着朝圣的庄肃心情，我们绕着沼泽地走了一圈，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。

往沼泽的中间地带，可见苔藓上覆着一层锈红的粉末，我用手轻轻捻一下，手指也粘上淡淡的锈红。老陈和嫂子说，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，这一片水域的水还特别红，经常泛着红色的泡沫，真的跟血一样。那时，就连周围的草和树都是红色的，所以，他们这一带一直有泾河老龙被斩首于此的说法。渐渐地，周围的人工林长起来以后，红色也越来越淡，渐渐变成了清水。

沼泽地看上去平缓，实则却很难走，稍不留意就会滑倒。这里的冰层已足够厚，可寒冰不能阻流水，很快在沼泽的下游汇聚成一股潺潺溪流。水流处的冰层里还封冻着一些柳树的残干，如苍龙饮涧，又如蛟龙卧波，或低首，或昂扬，给人以苍古豪宕之感。

我们顺着水流而下，老陈指着沼泽西侧的一处台地说：“旧的龙王庙本来在这里，也是个小庙。听老辈人讲，这龙王庙已经很早很老了，早到大家都说不清了。这里才是龙王真正的家园。”原来，旧时的龙王庙一直就守护在水源的边上。泾源被视作龙的故乡，人们在泾河源头上建庙供奉龙王，表达着对龙王的敬仰和感激之情，同时，也希望能得到龙王长久的庇佑，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庙宇虽小，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只可惜，旧庙已无迹可寻。

泾河就此开始，以无畏的勇气，一路汇聚众流，绵延近千里。泾河的龙文化也就此开始，衍生出各种神话故事，代代相传。

我们沿着开阔的河谷顺流而下。天气比来时更阴沉了一些，风呼呼地吹过来，虽冷却不刺骨。河流结了冰，但冰层下面，河水一路哗哗奔流。这里真是一处水草丰美的地方，难怪山下的村民要到这里来放牧。在这里长大的马，喝的是源头最洁净的水，吃的是最鲜嫩的青草，又怎能不膘肥体壮？关山被誉为庄浪的“后花园”和“聚宝盆”，气候适宜牧马。据史料记载，自秦汉时期这里就开始大力发展养马业，为帝国的军队供养战马，马文化遗存丰富。

河谷两侧，不时有水流从两边山林里流下，汇聚进河里。两边滩涂也呈现出沼泽地貌，同样长着一些柳树。越往下游，人为干扰的痕迹就越淡，植被越茂盛。河流用自己的方向，牵引着我们的脚步。一路走来，我们看到的泾河，最初如初生的懵懂婴儿，渐至蹒跚学步的孩童，最后一点一点长成健壮少年。

两边山谷逐渐收紧，滩涂消失，渐入密林，路越来越难走，我们不得不在河两边迂回前进。嫂子剥下一张张薄如纸张的红桦皮，说拿回去裹脚，可以很好地治疗脚后跟干裂。我则遗憾林子里有许多老死的枯木横在脚下，不能拉回护林点去烧。跨过一根根粗壮的干柴时，像跨过了沧海桑田的岁月。

顺着河流走下去，到晚上可以走到二龙河林场。一望幽深的山谷，有点愁肠，更有无限向往。我真希望有机会，可以追随着这条河流，去一探下游那段人迹难至的秘境。当然，这夙愿只能留待来日，最好是在夏季，夏季日长，气候温暖且景色好，肯定能走得更从容一些。

老陈进入一道岔沟里去查看之前装置的红外线相机，出来时他没有作声，我就知道，相机安然无恙。随着河流绕过一道弯，眼前突然豁然开朗——小岔沟沟口到了。只见南边幽深的峡谷里也有一条河流潺潺而来。至此，小桥就像一个束扣，将两条河流束在了一起，流经桥下时，它们汇聚成了一条哗哗作响的河流，向东奔腾而去。



泾河 白莹 摄

■民艺撷英

《坡芽歌书》：

浪漫的壮族情歌

□列来拉杜（彝族）

《坡芽歌书》是壮族文化里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，承载着壮族人民的情感与记忆。81个符号与81首情歌相互呼应，共同编织出一幅绚丽多彩的壮族爱情画卷。在月光如水的夜晚，在青山绿水的怀抱中，壮族男女青年们以歌传情：“哥是蜜蜂飞上天，妹是山茶花正鲜。蜜蜂见花团团转，花盼蜜蜂早落莲。”每一首情歌都用最真挚的语言，描绘出爱情的模样，让人体会到壮族爱情文化的浪漫与深邃。

坡芽村位于滇桂交界处的右江上游云南省富宁县剥隘镇，“坡芽”是“染饭花开之地”或“山花浪漫之地”的意思。坡芽村依山而建，在山腰缓坡，周围茂盛森林与竹林包围，是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壮族村落。昔日村民靠种稻狩猎为生，因地处偏僻，交通闭塞，外界联系少，保留了浓郁壮族传统文化。

《坡芽歌书》发现于2006年的一次文化普查，普查人员在坡芽村发现了一种记录壮族情歌的图案，一幅图案一首歌，共有81幅图，200多行。图案由仙人掌汁绘制，内容描述了男女青年从相识、相恋到婚嫁的全过程，展现了壮族传统的爱情观、生活习俗和哲学思想。

《坡芽歌书》的诞生，源于一段美丽的传说。



坡芽歌书

相传，很久很久以前，坡芽村的一位美丽姑娘与心上人在坡芽树下相约，为了铭记这份真挚的爱情，姑娘用树叶、树枝在土布上描绘下他们的爱情故事和对彼此的深情誓言。后来，这些图案和对应的歌曲在壮族村寨中口口相传，逐渐形成了《坡芽歌书》。它们犹如一把把钥匙，打开了

通往壮族古老爱情世界的大门。2011年，《坡芽歌书》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成为壮族口头诗歌传统的典型代表。

漫步于坡芽村的山间，仿佛能听见《坡芽歌书》的旋律随风传来。每一个音符里，都流淌着壮族人民对爱情的向往与执着。